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乐黛云 主编
钟 玲 著

史耐德与中国

文化

SNYDER AND CHINESE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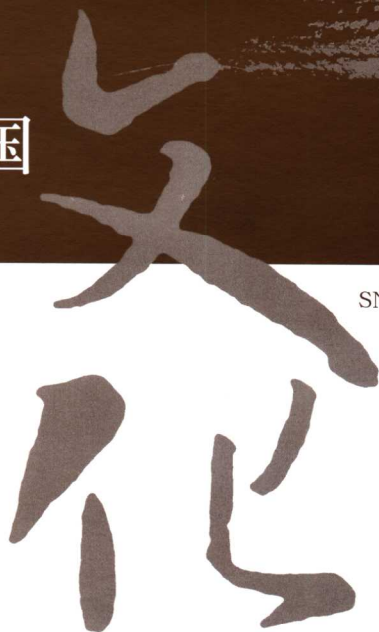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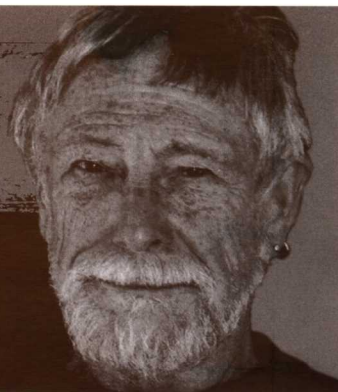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乐黛云 主编
钟 玲 著

史耐德与中国



SNYDER AND CHINESE CULTUR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耐德与中国文化/钟玲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7

(中学西渐丛书/乐黛云主编)

ISBN 7-81064-912-4

I. 史… II. 钟…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影响-西方国家②史耐德-诗歌-文学研究 IV. ①G12②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9944 号

中学西渐丛书

SHINAIDE YU ZHONGGUO WENHUA

史耐德与中国文化

钟 玲 著

责任编辑 王红梅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cnu.cn

E-mail cnup@mail.cnu.edu.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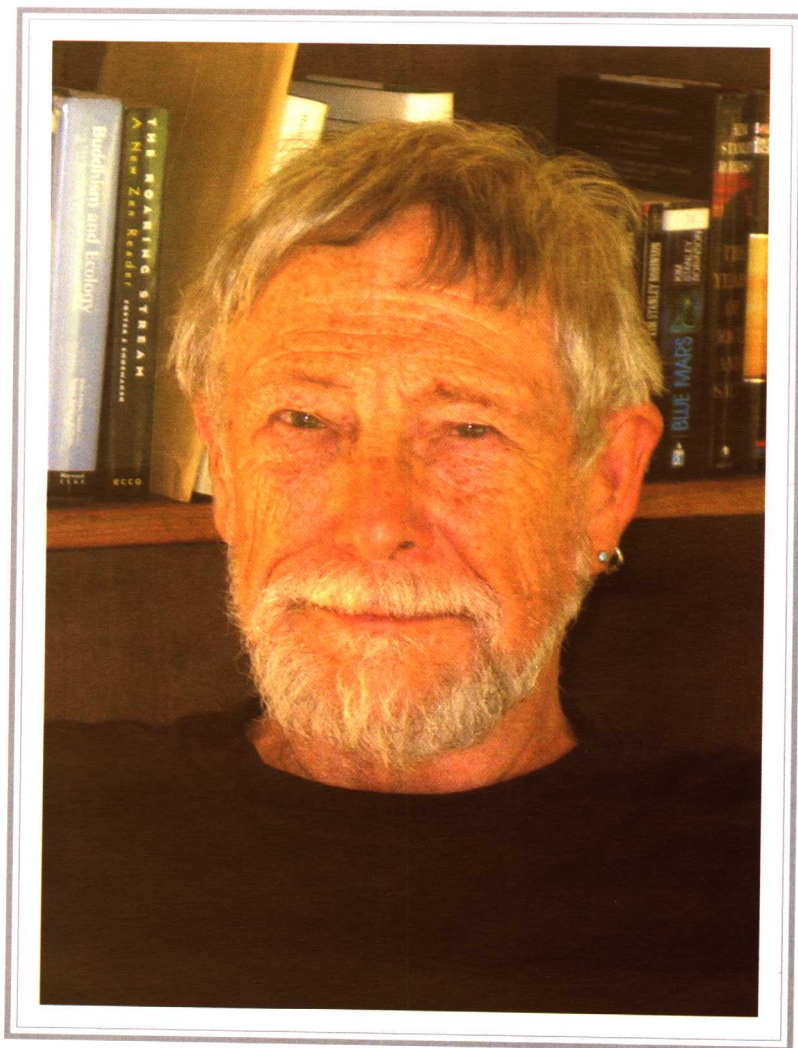
印 张 17.5 插页 2

字 数 296 千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史耐德 (Gary Snyder)

(1930～)

内容提要

盖瑞·史耐德(1930~)是最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吸纳了很多的中国思想、文学模式及书画成分。他生长于美国西岸,自幼就对太平洋彼岸的邻居中国深感兴趣。十岁、十一岁在西雅图博物馆中面对中国山水画,感到其与他热爱的美国西北部高山景致相似,就开始深深倾慕中国文化。直到今日他一直对中国文明整体的成就评价很高,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改变了西方的发展,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文学素养为世界之冠,中国禅宗及古杭州城是古代世界文明的楷模。在思想上他研究儒、释、道三家的观念,他作品中吸收的道家思想包括《道德经》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及抑阳奉阴观念、庄子的寓言思维、阴阳太极观及大自然观等。他作品中吸收的儒家思想包括士以天下为己任服务社稷的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及转化为社会生活方式的伦理观、教育观等。他所研究及吸纳的佛教为大乘佛教,虽然他去日本学禅多年,但对中国禅宗也深入探讨与学习,认为中国禅更优胜,因为它不那么法典化,更普遍。他最推崇的中国佛教大师包括玄奘与禅宗的百丈怀海,他最深入修习的是《金刚经》与《坛经》,也吸取了华严宗事事无碍法界的宇宙观。史耐德吸收的中国观念往往与他信奉的主要思想——如生态环保思想、原始巫祝教思想有关,如大乘佛教天台宗认为即使是无情物如石头、树林也有悟性,他以之为其生态学的基础,因为他要为森林与动物请命。他最推重的中国作家包括苏轼、谢灵运、寒山、杜甫,他不仅在自己诗歌中采用许多中国文学的典故,而且试着用中国古典诗的格律特色及中国文字特色来改革英诗的格律。他早年翻译的寒山诗成为美国两代逆向文化运动青年的精神粮食,也已变成英译的中国文学之经典之作。他更采用中国书法及山水画为诗作的主题,宋人的山水画成为他终身力作《山河无尽》诗集的思想骨干与主要意象。他在西方文学脉络中,融入中国文学思想、文学与书画的模式,在透彻与全面性上,美国作家之中无人能比。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也是一位走在时代之先的集大成的融合者与楷模。

总 序

经历了 20 世纪的两战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 21 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 9.11 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

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①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②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

^① 参见《超越全球化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202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J. 里夫金：《欧洲梦：欧洲梦是如何悄悄地使美国梦黯然失色》，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2006。

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①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③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④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弗朗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

① 参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56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参见《迂回与进入·前言》，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 参见《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 载《文汇报》2004年7月27日。

存与相互尊重。”^①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②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

① 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文化还是文化间性：从形象学到媒介》，载2001年4月“多元之美”大会文献。

② 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1），5页。

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是对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史耐德的中国经验	20
第一节 中国山水画令他目驰神迷	20
第二节 青年时期学习中国文化	26
第三节 大陆与台湾之旅	36
第二章 史耐德与道家、儒家思想	52
第一节 《道德经》	52
第二节 阴阳二元思想与庄子的寓言	66
第三节 儒家思想之吸纳	72
第三章 史耐德与佛家思想	85
第一节 大乘佛教和中国禅	86
第二节 重要的中国禅师	98
第三节 华严宗和天台宗	109
第四章 史耐德与中国诗歌	118
第一节 对中国古典诗的看法	118
第二节 诗歌中采用的古典诗主题与典故	127
第三节 采用中国诗格律入英诗之试验	142
第五章 史耐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	151
第一节 译文的魅力与特色	151
第二节 寒山诗译文的经典化过程	167
第六章 史耐德与中国书画	186
第一节 对中国书画之认识与了解	186
第二节 印在书中的中国书法与水墨画	193
第三节 以中国画为主题的诗歌	202
结语	215

附录	
附录一 图辑	228
附录二 英中名词对照表	242
参考文献	248
索引	254

CONTENTS

Introduction

Chapter I Gary Snyder's Chinese Experiences

1. Chinese Paintings That Captivated Him
2.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in His Youth
3. Journeys to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hapter II Snyder and Ideas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1. *Dao De Jing*
2. Yin and Yang Dualistic Thinking and Zhuang Zi's Allegory
3. Adoption of Confucian Ideas

Chapter III Snyder and Buddhist Ideas

1. Mahayana Buddhism and Chinese Chan Sect
2. Important Chan Masters
3. Hua Yen Sect and Tien Tai Sect

Chapter IV Snyder and Chinese Poetry

1. His Views about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2. Chinese Poetic Themes and Allusions Adopted in His Poetry
3. Experimentation of Chinese Poetic Forms

Chapter V Snyder's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1. His Translations' Artistic Charm and Characteristics
2. The Canonical Process of Cold Mountain Poems

Chapter VI Snyder and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1. His Views about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2. Calligraphy and Ink Paintings in His Poetry Collections
3. Chinese Paintings as the Themes of His Poems

Conclusion**Appendix**

Appendix 1 Photographs and Illustrations

Appendix 2 English-Chinese Glossary

Bibliography**Index**

导 言

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通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时，中国丝绸已经由丝绸之路运到了欧洲的罗马帝国。13世纪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抵达元朝，惊讶于当时都市之繁盛，政治制度之先进，财富珠宝之丰富及异兽奇禽之多样。自此西方对遥远的中国宫廷、都市及景物有很多憧憬。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Jesuit）教士利马窦（Matti Ricci, 1552~1610）在明朝朝廷学习经书及礼仪，成为第一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欧洲人。17世纪耶稣会教士把四书五经译为拉丁文，此后二百年，欧洲的知识分子以中国为理想国，崇尚此圣君贤臣的礼仪之邦。加上十七十八世纪因为海路贸易发达，中国瓷器与丝绸大量输出欧洲，形成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文物热潮^①。19世纪中西方的接触更多，包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实行殖民主义，这加速了西方对中国现状的了解。但是直到20世纪，欧美才在文化上对中国有比较深广的认识，甚至主动选择并吸收中国的文化思想。其中美国诗人盖瑞·史耐德^②（Gary Snyder, 1930~）就学习并大量吸收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及古典文学、诗学、书画艺术等方面的精华，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能作比较全面或深入欣赏并运用于自己创作的几位西方作家之一。其他几位包括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与王红公（Kenneth Rexroth, 1905~1982）。

史耐德对中国的古代文明非常推崇，称之为“伟大的文明”（great civilization）；他认为阿拉斯加是地球上最蛮荒、最自然的地方，相对而言，中国则是所有文明之中，最彻底“富文学素养”的（the most thoroughly literary）^③文明，所谓“富文学素养”，我想是指中国古代士大夫扎实的经史研读与文学

①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p. 5, p. 8, p. 18, p. 30.

② 其姓有人译为史奈德或斯奈德，其名有人译为加里或加利，他在日本友人之间用的是日文发音的汉字名字“砂井田”；学禅的法名是“听风”（Katsunori Yamazato, *Seeking a Fulcrum: Gary Snyder and Japan [1956~1975]*,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67, p. 90, p. 99）。他曾获普利兹奖（Pulitzer Prize）、波林根奖（Bollingen Prize）和兰能奖（Lannan Award）等。

③ Gary Snyder,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Washington, D.C., Shoemaker & Hoard, 2003, p. 80.



修养，他们能提笔写诗的素养，还有中国各阶层都相信的道家自然观念等。他认为虽然中国历代都严重地破坏了大自然与生态，但仍然是伟大的文明，尤其是在边疆民族的歌谣中，在禅宗的偈句中，仍然“保存了其野性”（surviving wilderness）^①。

史耐德对中国文明的成就如数家珍，《为巴克写的作品》（*A Work for Burke*）^②一诗显示了他充分了解中国印刷术、火药及罗盘等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首次在中国，用陶版印
金刚经，泽被有情众生。

火药、罗盘，伴随印刷术，送给
欧洲的礼物，把封建社会
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

In China first, the Diamond Sutra pressed
With type of clay, all Sentient Beings Blessed.

Gunpowder & compass, to Europe gift
Along with printing, brought about a shift
From Feudal to Bourgeois.

丹·麦克里欧（Dan Mcleod）更强调儒家与道家思想在史耐德思想体系里的重要性，他说五十岁以后的史耐德，生活融合了儒、道、释三家的方式，过得很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

儒家思想在史耐德生活中所占的重要性不亚于其在传统中国人生活中所占之地位：他个人的生活以道家思想为主，社会生活则以儒家思想为主。王维和其他唐代诗人的作品为史耐德所赞赏；这些诗人在把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时，难道有任何困难吗？或者进一步说，他们在把这两家的价值观与佛教思想融合时，有任何困难吗？

^① Gary Snyder,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Washington, D. C., Shoemaker & Hoard, 2003, p. 80.

^② Gary Snyder, *Left Out in the Rain*,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6, p. 203.

Confucianism figures in Snyder's life much as it does in the lif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Taoism for the private life, Confucianism for social living. Did Wang Wei or any of the other T'ang poets whose work Snyder admires find any difficulty in mixing Confucianism with Taoism or, for that matter, mixing both sets of values with Buddhism. ①

史耐德并非是唯一努力吸收中国文化思想的西方作家，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有其先行者。19 世纪的超越主义者（transcendentalists）如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及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都曾研究及吸收中国的儒家思想②。到了 20 世纪初，英美文坛的意象主义运动（the Imagist Movement）就与中国文学有密切的关系，艾兹拉·庞德与艾蜜·罗威尔（Amy Lowell, 1874~1925）等诗人吸收了中国诗学、美学的观念，并且致力于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庞德出版了誉为经典的《古中国》（Cathay）诗集，创意地翻译了李白、孟浩然、古诗十九首等，艾蜜·罗威尔则全面翻译了杜甫诗。此外，庞德还英译儒家的《大学》、《中庸》、《孟子》与《论语》等经典③，并在自己的诗作中吸纳儒家思想。庞德开风气之先河，他不仅翻译中国古典诗及儒家经典，采用中国传统的思想，他还吸收中国文字美学及诗歌美学思想。其后有几位重要诗人都循其轨迹，成为中国古典诗之译者、中国文化思想之学习者及诠释者、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之吸纳者与实验者，包括诗人王红公、罗拔·布莱（Robert Bly, 1926~ ）、史耐德、珍·贺淑菲特（Jane Hirshfield, 1953~ ）与罗拔·哈斯（Robert Hass, 1941~ ）等。

但在美国诗人吸纳中国文化传统的众作家之中，史耐德有其独特性。其他人没有一个像他这般全面地去了解儒、释、道三家思想，也没有一个像他这般跟着大汉学家深入学习中国古典诗歌，还采用中国诗歌格律入英诗，进行英诗诗语的实验。也没有一个人像他这般深入了解中国山水画，以其为自己著作之主要题材。当赵毅衡在圣地亚哥一个文学讨论会上与史耐德话别时，

① Dan McLeod, *Asia and the Poetic Discovery of America from Emerson to Snyder*, in *Discovering the Other: Humanities East and West*, ed. by Robert S. Ellwood, Malibu, Undena, 1984, p. 172.

② 王建元：《从超越论到人文主义：论中国对爱默森的影响》，见郑树森编：《中美文学因缘》，5~40 页，台北，东大出版社，1985；凯第：《梭罗“华尔腾”里的儒家经典》，见《中美文学因缘》，41~58 页。

③ Ezra Pound, *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51.